

卷二十七

書名 淮南鴻烈解二十七卷
明王元賓刊本
撰者 漢劉安撰，漢許慎注

卷二十七
內容分類 子·雜家·雜學·前漢
索書號 倉石文庫:30260
編號 3023400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3023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倉石文庫:3026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淮南鴻烈解二十七卷 明王元賓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理，雖未能袖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物要舉，斤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純樸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為之辭，傳為太素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遊息故著二十卷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冥覽，有精

太尉祭酒許慎記上蕃王元賓校梓

凡鴻烈之書二十篇，畧數其要，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

淮南鴻烈要畧附詁卷之二十八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七



太尉祭酒許慎記上蕃王元賓校梓

泰族訓 泰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托 族於一理明其所謂也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

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

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

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

以而禍除遠之則邇近之則疎稽之弗得察之虛日

計無筭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

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

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為之靡。縣蓬未轉。縣蓬邊候見虜

道里最。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

矣。鳥巢若其且雨也。陰暄未集。而魚已噏矣。魚精居以知風也。

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除以

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

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

心去。噏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

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

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神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

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橋岳。逆天

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垂。書冥霄光。山崩

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

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

有以相連。精稜有以相蕩也。精稜氣之侵入者也。故神明之事

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

嘔。雨露所以濡生。萬物理。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

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旅部魯般

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為其君為楮葉者。象

牙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華之中。而不

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一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大山不可丈尺也，江河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徧四海，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已，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祭而請雨，說卜筮而決事。詩

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照其晝，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期，非有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為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為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雲雨，榮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蟻，風蟻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蛟龍鼈屬也，乳於

三十一

也。自孕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謬胸中。訟容也。邪氣

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脉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精而毛修之哉。

聖主在上。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寃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

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

於內。順而外寧矣。大王置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大携幼。扶老。負釜。餽喻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

能。忍也。秦穆公為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券契也。密子治曹父。巫

馬期往觀化馬。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

者。長分別長。者得多。而斑白不戴負。斑白頭非。有白髮。非法之所能致也。夫

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

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神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攝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

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榘循其所有而徐蕩之。故因則大化

則細矣。欲循則必大也。化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

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苗。冀土樹穀。使五

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

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

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

巧治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埴

埴而為器。窳木而為舟。鑠鐵而為刃。鑄金而為鍾。因其

可也。駕馬服牛。令鷄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

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

喜樂之性。故有鍾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經

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

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

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

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

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

旅。以習用兵也。搜簡車馬也。出入學庠序。以修人倫。

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其性不可

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導道。爾之性為絲。然非得工

如煮以熟湯而地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為雛。非
慈蟻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雛。人之性有仁義
之資。非聖王為之法度而教道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
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
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則
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
政施教。必用參五。何用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
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令之
宮有十二月
之政。以調陰陽之氣。而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蓄。俯
視地理。以制度量。祭陵陸水澤肥瘠高下之宜。立事
具以除饑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
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清澄
也。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
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
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
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
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
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紀綱。已然得人
人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七十
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

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二女娥皇女英任以百官以

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林屬於山曰麓堯使舜入林麓去甯

大風雨乃屬以九子堯有九男贈以昭華之王昭華王名而傳天

下焉以為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朱堯子也夫物未嘗有

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唯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

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

初作樂也夔堯典樂臣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

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倉頡之初作書

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至遠

至其衰也為奸刻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

圍也以奉宗廟鮮橋之具此肉為橋簡士卒習射御以

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

之舉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

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

其興廢公趨私外內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

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

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

色雖朗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降殺不得

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為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

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

也

卷二十七

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無疎，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

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

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

儉尊讓者，禮之為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

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易以氣定，吉凶故鬼也。樂之失淫，樂

至於鄭聲，詩之失愚，詩人怒怒，近愚也。書之失拘，書有典謨之制，拘以法也。

禮之失伎，禮尊尊卑，卑尊，不下卑，故伎也。春秋之失訾，春秋貶絕不

相警，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

美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

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

物各有宜，輪負輿方，轅從衡，橫勢使便也。驂欲馳，服欲

步，驂駢服車，中馬也。帶不厭新，鉤不厭故，處也宜也。關雎與於

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與於獸，君

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宋襄公

於泓楚人敗，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

之襄公獲也，伯姬宋共公夫人，夜失少待得。春秋大之，取

坐燒而死，母不至，不下堂，而及火死。春秋大之，取

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成多哉。方指所言而取

一粟焉。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群慝之紛，慝惡也。吸

陰陽之私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蹠虛輕舉
 聚雲遊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
 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湯放桀
 武王誅紂以為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可謂忠
 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
 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
 不可乎不可而可乎可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
 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
 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言
 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不可貪進
 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
 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
 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
 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
 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
 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
 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煩民
 衆者教不可以苟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
 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
 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

言事當因大法如簡
 閱絲數米則煩而無

功故大較易為智由辯難為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
煩者聖人不為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
故功不狀約事不狀省求不狀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
治也求寡易賒也衆易之於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
破言小利破義小義破道小見不達必簡河以遠蛇故
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為故能和道以優遊故
能化夫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枝可以曲說而未
可廣應也蓂菜成行甌甌有莛秤薪而嬰數米而炊可
以治小而不可以治大也負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
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將盃而食洗爵而飲盥而

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養衆衆今夫祭者屠割其殺

則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簋盤器方中者為簋圓中者為盤也列

樽俎設邊豆者祝也齋明盛服而不言神之所依淵默

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伐之故張瑟者小

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為天子彈

五絃之琴謫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着牖不牧於前

鍾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書決獄而夜埋書趙政秦始皇

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貉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脩

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群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

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



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

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人主有

伐國之志邑大群則時必逆天之行椎雞夜鳴庫兵動

而我馬驚戎馬兵馬也雖夜鳴而今日解怨偃兵家老

其卧巷無聚人妖蓄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

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

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

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

法雖少足以化矣道無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

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

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飢膚充腸腹供嗜欲養生

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

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

刑而不為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

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

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

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

以青苔青苔水垢也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羨其所

決而高之羨積上填滿也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衰下雖有

腐骸流漸弗能汗也腐骸骨也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

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脈息，脈知病之所從，生也。言人之喘息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鑒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士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聖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為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壑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藏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據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阨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庶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而向禮義，無法

不可以為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魯之行。法能行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

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

鑿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為之，以求榮也。越人以箴刺皮

為龍文所以為尊榮之也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尊之。

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

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

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任賢

德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國之高以為九卿。一

縣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

故智過萬人者謂之勇，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

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

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

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

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為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可以分

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

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

傑也。英俊毫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

未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應。四海之內。一心同歸。皆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之。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知弱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大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僻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伊尹七十說湯而不用於是。負鼎俎調五味。僅然後得用。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為清。以危為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為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國民不得寧處。故家恥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衛夫人。衛靈公夫人。南子也。彌子瑕。衛臣。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昭昭。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

子瑕衛臣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昭昭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

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為仁也。文公樹米。文公晉文公也。樹米而欲

生曾子架羊。架連架所備知也。猶之為知也。當今之世。醜必託

善以自為解。邪必蒙正以自為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

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

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恥。辱而不死。曰管子之

趨也。行貨賂。趣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

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競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

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川谷。趣行踳馳。不歸善者。不為

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

輕歸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

領理百官。輯穆萬物。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

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田子方段干木李竭皆張儀蘇

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為傾覆之謀。濁亂

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啓居。或從或橫。或合衆弱

或輔富強。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

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鴟之夜見。

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為之。計義而行之。故

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

義為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踳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

仁義為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邦中者謂之小人。君

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國。而右吻喉。愚者不為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為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故為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播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鍾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為萬民儀。令目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滂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堯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士億有餘萬。然皆倒矢。

而射。傍戰而戰。主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上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

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周處鄴錫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

容之間。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抱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挺脯而朝。天下百姓誦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

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楚為九龍之鍾。以縣鍾也。鞭荆平王之墓。荆平王殺子胥之父。故鞭其墓以復

離舍昭王之宮。吳之入楚。君舍乎君。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携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為致勇之寇。皆方面奮

臂而為之鬪。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靈王楚君。發乾谿之役。靈王於乾谿也。外內搔動。百姓罷弊。弃疾乘民之怨。而立公

子之比。弃疾皆靈王之兄弟。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羸枕塊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

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

道。守在四隣。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鄴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

于楚。丘以歸。凡伯周大夫使於魯而戎伐之楚丘。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

左傳卷之二十七

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
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弒之行無
益於恃天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
室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
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况開戶
發牖從冥冥見焔焔乎從冥冥猶向肆然而喜又况出
室坐堂見日月光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况登太山履
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况萬物在其
間者乎其為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
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
者所以通人於已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
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
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中也
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
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
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
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
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
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為則能之故因其患則
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

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射快。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又况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憚。見煩縲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為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為君亦憲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為師亦傳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况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傳而日不足。以斃金明也。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疇籛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畧矣。天之所為禽獸草木。人之所為禮節制度。搆而為宮室。制而為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為本者。仁義也。所以為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

已矣。草木洪者為本而殺者為末。禽獸之性大者為首而小者為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脩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錢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知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塞啓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之術也申子之三符申不害治韓有三符驗之術也韓非之孤憤韓非說孤張儀蘇秦之從術六合儀說為從張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傳內而世傳者也。子囊比而金楚地不可以為庸。子囊楚大夫也弦高誕而存鄭。定不可以為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之施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

而小者為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脩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錢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知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塞啓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之術也申子之三符申不害治韓有三符驗之術也韓非之孤憤韓非說孤張儀蘇秦之從術六合儀說為從張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傳內而世傳者也。子囊比而金楚地不可以為庸。子囊楚大夫也弦高誕而存鄭。定不可以為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之施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



施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

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陵。秦滅趙王遷之漢中

房陵也思故鄉作為山水之嘔。山水之嘔。嘔。詠曲也。聞者莫不殞涕。荆

軻西刺秦玉。荆軻燕人。太子丹之客也。高漸離。宋意為。高漸離。宋意為。高漸離。宋意為。

擊筑而譌於易水之上。高漸離。宋意為。高漸離。宋意為。高漸離。宋意為。

也。聞者莫不瞑目裂眦。髮植穿冠。因以此聲為樂。而入

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

也。弁冕冠。大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太羹不和。朱絃漏

越。朱絃練絲。漏穿越也。一昌而三嘆。可聽而不可快也。故

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吹聲

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

可以為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為道。音不調乎雅

質者。不可以為樂。故五子之言。五子謂商中子。韓所以

便說撥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

察其終始。其懸法之儀。必原其本末。不可以一事備一

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

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

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

金於蘄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為酒。禹飲而

甘之。遂疏儀狄而絕嗜酒。所以遏流通之行也。師延為

平公鼓朝。譌比鄙之音。衛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琴音

召師滄而為之。蓋師延所為。紂

紂

作朝詩北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靈公進新声平公平

自投濮水而死得此音必於濮上也大息而撫之所

契而信衰知械機而空衰也空貨巧詐藏於胸中則純

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瑟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

應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小大然後

成曲車有勞軼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

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

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悞害義小

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道至治

相坐之法相坐之法一家有而百姓怨矣吳起為楚滅

爵祿之令戒爵者收戒群而功臣畔矣商鞅之法也吳

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以法亡秦察於不

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陳

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

善也然而史蘇歎之晉獻公得驪姬使史蘇占之史見

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

捷也單之所獲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小白奔

莒白齊桓重耳奔魯非不困也而鮑叔答犯隨而輔

也

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脩政不殆。謨慮

不依知禍之為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謂襄子再勝

也。畏福之為禍也。故齊桓公亡次陽之田而霸。魯莊公

劫桓公取汶陽之田桓公不肯信諸侯朝之也。知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

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九拂九

投拂不見。蠲蠶一歲再收。蠲再也。非不利也。然而五法

禁之者為其殘柔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稻米隨而

與稻相似耨之不以其少實。不以小利傷大獲也。家老異飯而食殊

器而享子婦既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

省者為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初纒而親

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之處而

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撻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

搆仇讎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

葉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敗。所樹不足以

為利而所生足以為滅。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

羊去蚤虱而人弗庠者為其來蜂窮也。狸執鼠而不可

脫於庭者為搏鷄之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

而忘於彼者故行碁者或食兩而路窮。行碁謂大

蹄而取勝。奇一碁也。對家偷利不可以而行而知術可以

為法。故仁知入林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

者知人也。愛人則無害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
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
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
代之所昌。故書曰：能摺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讎讒？何遷
有苗？謹堯有苗，愛所放，佞也。知伯有五過人之材。知伯
美鬚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材藝卑給三材也。
功又辯慧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而不免於身死人
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引強，走先
地，馬超能越高，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二君任用后
勝之計，不用淳于越之言也。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
於知人。三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祿瘼力，不免於亂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七終